

文苑阁

村里的戏班子

◎慕德周

冬闲时节如约而至。每年的此时,我都会听到村里悦耳动听的京胡声和高亢激昂的锣鼓点,随着圆润纯正的唱腔从灰砖胡同里传出,不禁令自己如痴如醉。

村里的戏班子是乡愁的一个浓重符号。虽说我们村是一个百十户的小村,但男女老少都喜欢京剧,会唱的也大有人在。在我的记忆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就有戏班子。据老人讲,村里为了把京戏排好,专门从外地请来一老师,又让老师一家在村里安家落户。

排戏首要的是把“戏班子”拉起来。京戏老师开始在全村物色“人才”了:打鼓的,敲锣的,拉京胡的……接着,老旦、青衣、老生、小生、花脸……“还别说,你们这小村还真有人才!”京戏老师佩服地说道。

排戏开始了。排戏一般都选在每年的冬闲时节,主要原因是农活少、人员好组织。村里(大队)还是非常支持的,腾出了面积较大的“戏屋”,购置了锣鼓,戏装,添置了照明用的四盏煤油汽灯。别的不说,单说那四盏汽灯,在当时没有电灯的情况下,这可是算得上“豪华”灯具了,让村里人羡慕不已,同时还添置了戏曲中必备的“一桌二椅”“二道幕”等,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无论外行、内行看罢都说像是演戏的班子。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是匮乏的。没有电视机、收音机,好几个月村里来演一次电影,偶尔听听来村里盲人说书的,逢年过节能遇到耍马戏的。就应为这个缘故,村里人对自己的“戏班子”寄予了厚望。不必说正式演出,就是排练,“戏屋”的外面不管天气好坏天天都挤满了老少。其实,在外面人们大都看不见里面的排练场面,然而,他们哪怕听到一句唱腔、几声京胡余韵也是一种心里满足。由此可窥,文化生活的“饥渴”远比实际生活的饥渴更为“强烈”,因为文化生活决定着人生的精神支柱。

京戏老师深受村里这种崇尚京剧气氛的感染,自己觉得到这个小村来对了。那时,村里逐家派饭招待老师,京戏老师到了谁家就先唱上几段拿手曲目。然后,就了解村民想听什么曲目,传统的、现代的都可以。在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的气氛下,热乎乎土炕的小木桌上,一盘小葱炒鸡蛋,一盘菠菜拌粉丝、两杯老烧酒奠定了京剧排练曲目的选定。



那是一个腊月天,西北风吹着已无叶子的老槐树,挂在老槐树上的那锈铁铃铛不时传出几声酷似乐器乐声,十几只麻雀在萌发新芽的枝条上“对嘴磨牙”,嬉闹追逐。大队(村里)支部书记在社员大会上透露:戏班已经排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传统戏《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谲》《跑城》《贵妃醉酒》,春节期间开始正式演出。这消息一出,顿时,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沸腾了。

腊月二十八的那天晚上,挂在天空中的星星格外明亮。可是,与戏台上那两盏煤油汽灯相比就要黯然失色了。戏台选在一个生产队的大场院里,用农户的十条长板凳支起一页又一页木板,木板上面铺着毛毯,上面是一桌两椅。戏台的左右、后面是蓝色围布,正前是紫红色的两道长幕由动、定滑轮控制,垂落在地。正前上方悬挂着两盏崭新的汽灯,整个戏台周围灯火通明。戏台下,坐满了村里的老老少少,还有不少邻村里的戏曲爱好者。此时,距演出还有几分钟,忽然,熙熙攘攘的人群变得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戏台……就在这

时,锣鼓点敲起来了。

演出终于开始了。接着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的粉墨登场。李玉和的唱腔字正腔圆;扮演李奶奶的唱腔一唱三叹;李铁梅的唱腔余音绕梁……随着戏情的进展,台上台下的气氛逐渐转向高潮。尤其到了李玉和赴刑场的一段更成了抹不去的记忆,你听,李玉和的二黄导板: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只这一句唱词,就把观众震撼了,唱腔的纯正,表情的坚强,形象的高大,瞬间把气氛推向了高潮,接着,传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暗叹:四伯父不愧为有文化的教师,这扮演李玉和和大义凛然形象的任务非他莫属,当之无愧。台下的观众已经身不由己把自己的情感带进了戏里,有的握着拳头,有的满脸怒色,有的紧咬牙关,许多还流下了眼泪,此时此刻,他们忘记自己是来看现代京剧《红灯记》的。

首次演出成功并获得了村民的认可,对于戏班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奖赏。接着,他们在村里演出了《沙家浜》《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谲》。这期间,他们还挤时间排练了《智取威虎山》《打龙袍》等经典剧目。接下来的几年,都是一到隆冬,戏

诗词赋

大雪随感

◎干飞

又是一年大雪
青岛阳光万里
天空湛蓝
海滨却有阵阵冷风
微冷的寒风
吹到脸上
令我想起了
那遥远的北方
在北大荒的原野
正飘舞着漫天的雪花
莹莹而落
如我的思绪
凝聚成洁白的信笺

我伸出手掌
让雪花轻落
在我的手心里
轻柔而又温婉
那轻柔的英姿
舞出了阡陌红尘的浪漫
一尘不染的雪
洗去了岁月苍穹里的尘埃
我静静地凝视着岁月的纯洁

啊雪,你就是天使的化身
一身银装素裹
走过了荒原
走过了平原
走过了高山大河
你用一抹纤柔的温情
触动了时光里
最美的梵音
聆听你在时光里
美妙的音乐
我小心的捧着
手中温热的茶盏
仿佛你的灵性
就幽居在这茶盏的杯中
一种清苑
一股幽香
将苍凉化作了
一页页抒情的诗行……

半壶老酒醉三秋

◎珠峰

晚霞光彩经风雨,
海角天涯尽远方。
绿水青山同绘秀,
春花秋景共描妆。
群星璀璨天深阔,
一月孤明夜冷清。
古往今来多少事,
半壶老酒意情狂。

忆往昔

秋天来了,在乡下是庄稼收获的季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对于乡下人来说,秋天的味道里处处氤氲着瓜果飘香、颗粒归仓的喜悦。田埂沟谷,那熟透了的柿子像一盏盏灯笼挂在枝头;红通通的枣儿,宛如一颗颗玛瑙似的逗人喜爱;满树的苹果,仿佛是一张张少女羞怯的脸,闪着迷人的光彩。漫山遍野,金灿灿的谷穗,飘散着醉人的芳香;密密匝匝的高粱,举起了燃烧的火把;黄澄澄的玉米,挂着长长的胡须压地秸秆都直不起腰……只要一想起这些,儿时的记忆便会油然而起。

当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小孩子是极少有零食可吃,但乡下孩子泼实,什么东西放进嘴里都能嚼巴出滋味来,所以最令我怀念的还是吃玉米甜秆的场景。那一颗颗卸下玉米棒子的玉米秆,不仅是孩子们手里追逐打闹的“金箍棒”,也是啃在嘴里汁液四溢、爽美无比的甜秆,那种甜甜的味道,就如甘

童年的玉米甜秆

◎姜宝凤

蔗一样,足可甜润整个童年,让人一生都难以忘却。记忆中,每年玉米收割时,我都要随父亲和母亲去地里干农活儿。父亲用镰刀割倒一排排玉米秆,我和母亲则把玉米棒撕去外皮后,用力掰下来,堆成一堆儿一堆儿的,则后再装进木架子车篓里,收工时由父亲晃悠悠、吱吱扭扭地推回家里。然而,我可不会一直安安稳稳地蹲在地里掰玉米,甜秆对于我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在地里干活是带着吃的私心而来的。所以在掰玉米的过程中,我时不时用自己的“火眼金睛”寻找着那种可吃的玉米秆。凭我的经验,一般叶子翠绿,秸秆尚青的,是可以晒出汗水的,先用牙啃下一小节尝一尝,如果不太甜,就扔掉继续寻找,如果非常甜,那就是今天的美味了。

吃甜秆,得先剥皮,这是一项技术活。用镰刀砍掉结穗儿往上的部分和最下面的根部,只留下中间较粗的一段,因为玉米秆的外皮既坚硬又光滑,咬开之后的边缘还很锋利,稍不留神就会割到嘴和手。由于从小在泥土

地里长大,早就摸透了玉米秆的习性,练就了铁嘴钢牙,掌握了识甜秆、吃甜秆的技巧。我会用牙齿从玉米秆的茎节处先咬开一条口子,然后用手捏住啃开的外皮成倒八字形撕开,这样既可避免外皮折断又能撕得干净利落不留残皮,如此反复将一条一条外皮全部剥掉,直到最后只留下里面水灵灵、鲜嫩嫩的秆髓为止。咬上一口,嘎吱嘎吱咀嚼一下,那甘甜汁水便会立刻在口腔里流淌开来,顿时将人浑身下下的燥热和疲惫一扫而光,只留下清凉甜爽,余味无穷。就这样,席地而坐手捧着玉米秆,边啃、边嚼、边吐,吃得亦乐乎,既混时间又解渴,不一会儿眼前就会吃剩了一大堆碎玉米秆渣。

现如今,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即便是在农村也很少有小孩子吃过玉米甜秆而回首往事,作为甘蔗完美替代品的玉米甜秆,不仅给我苦涩的童年带来了无数次甜蜜的回忆,更让故乡的味道融进我一辈子固守的乡愁。

品文斋

闲话过小年

◎田柔刚

农历正月初一是春节,但过年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开始的。这一天就是“过小年”。

有如一部音乐作品的前奏序曲,“小年”就是“大年”的前奏序曲。过了“小年”,就开始准备过“大年”了。

实际上“小年”是个祭祀日,俗称“祭灶”的。记得有出戏里,因为要祭灶,衙门都要“封印”,不理政事民事,各级官员照例放假,各回各家为灶王爷“辞行”,所以,过“小年”又称“辞灶”。

灶王的神像,贴在千家万户的灶头上,所谓“顶门立户成家过日子”的,都得“请”一张灶王的木版印刷的神像,这几乎是一个“家”的标志。神像的两边是全国统一的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从众心理下,百姓祭灶期望灶王保佑,希冀过上灶里有烧的锅里有吃的小康生活。进而企求平安和幸福。最低限度也要避免灶王告状带来的灾殃。

小时候,做饭要拉风箱,我边拉风箱边看灶旁的灶王神像上边的一篇《真君劝善文》,至今仍记得一些片断:“灶君乃东厨司命,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逢庚申日,上奏玉帝,年终结算,功多者,三年之后降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降祸

殃。”风箱拉来拉去,世事见得渐多,知道这个世界并非如此。特别是读到鲁迅的诗《庚子送灶即事》:“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落,生活日益困窘,没有往日祭灶时的排场,勉强供上只鸡糖瓜瓣香,还是典衣后买回的。汉时那位因用黄羊祭灶,得到嫌贫爱富的灶王爷的庇佑的人骤然发达,鲁迅想哪有黄羊去贿赂呢?弄几个糖瓜胶住他的嘴,只巴望灶王不去乱说,也就罢了。

“过小年”对小孩子来说,真正诱人的是祭灶时摆供的糖瓜(麦芽糖)。除了摆供品,从“小年”开始,还要挂起祖宗神位,就是能补一面墙的装裱好的家谱表格,当年如有过世的族人,名字要依据辈份填写上去,以便享用祭祀。姥姥家此事由小舅承担,我见过两次。这样,“小年”一边跟灶王辞行,一边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在家庭亲情气氛中,家人团聚,而且生者不忘给死者一份祭享。

祭灶还有点仪式感,在姥姥家,在长者指挥下,依次在麦秸蒲团上,叩头跪拜,先灶王后祖宗神位。拜后将旧的灶王神像放在瓦盆里焚烧,再将新的灶神贴上灶头,现在想这恰如更换一张新挂历。这一切让参与其中的我感觉滑

稽。颇想捣点小乱,有一次,我与弟妹们跪拜时,趁大人不注意,一腿后跷,如拿大顶,弟妹表弟妹顿时大乱,闹笑一团。我也曾与姥姥开过玩笑,见姥姥把祭灶供过的糖瓜食品又供在祖宗神位前,我故意问,灶王“吃”过的东西怎么又供祖宗?姥姥说你甜甜嘴吧,从供盘里拈了一块糖瓜塞我嘴里,潜台词是灶王不也是吃了糖瓜也就不说什么了吗?

过去的岁月,灶王屡屡让人们失望,但作为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也自有其历史渊源形成的风俗,自有一定的精神价值。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大多家庭已经不再贴这些物什,大概现在小孩子们也无须知道灶王为何物,祭灶作为陋俗破除了,社会文明得到新提升,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安祥。现在农村集市上还有“灶王爷”年画,还有市场,许多人买回家贴上是做吉祥画的,也算是一个美好的寄托。而过“小年”,吃顿好的很正常,也不觉得太好,因为平时吃的也不差。更重要的它成为一个“扫尘”的大清洁日,许多家庭要请小时工来帮忙。“干干净净过大年”的传统习俗还是保留下来了。过年虽是“忙年”,但大扫除除夕忙活的第一个行动之后,忙的内容就围绕除夕年夜饭、初一至十五,乃至整个正月的吃喝做准备。